

# 探討九卅運動真相的幾個版本

Asvi Warwan Adam 印尼科學協會 歷史學家

在印尼，蘇哈多時代，九卅運動歷史只有一個的版本，即把印尼共產黨當作九卅運動的主謀。把印共說是九卅運動的主謀的主要依據，是左派人士在被審查時的供詞。他們的供詞，是在被拘捕後，遭受嚴刑拷打，屈打成招的。但是，現在像拉帝上校和印尼婦女運動協會秘書蘇拉米所著的書籍，卻動搖了新秩序政府的版本。

蘇哈多當政時，在外國出現許多有關九卅事件的書籍，但是許多都禁止在印尼流通；比如，美國哥爾奈大學學者 Benedict R. Anderson 和 Ruth Mc Vey，他們認為九卅運動是陸軍內部爭端的爆發。澳州學者 Harold Crouch 說：1965 年前，陸軍總參謀部分裂兩個派系，它們都是反共的，但是對蘇加諾的態度卻是不同的。第一個派系是雅尼將軍領導的中間派系，他們是效忠蘇加諾總統的，但是反對蘇加諾關於團結印共的政策；另一個派系的成員有納蘇第安將軍、蘇哈多少將，它是反對雅尼親蘇加諾的右翼派系。1964 年底，蘇加諾已經發覺這些派系的存在，並開始分化這兩個派系。

根據哥爾奈理論(Cornel paper)：九卅運動借口保護蘇加諾，其實是消滅中間派系的骨幹軍官；下一步就是陸軍右翼將領奪取政權。WF Wertheim 支持這個論點。他補充說，夏姆這位在國務秘書處出版的白皮書是印共中央特別局主任，卻是艾地又是陸軍的雙面特工。

據 Antonie Dake 和 John Hughes，蘇加諾總統是涉及這個陰謀的。他們認為，九卅運動是蘇加諾設計來消滅陸軍將領反對派；而印共由於非常依賴蘇加諾，也被捲入這個事件。拉帝上校這個蘇哈多將軍的舊下屬，指控蘇哈多在(協助)這個運動中是有貢獻的。

## 美國中情局的參與

在美國，過了 25-30 年，就會公開機密文件。美國和英國政府(主要是 CIA, M16)在 1965 年九卅運動扮演的角色也公諸於世。比如 1964-1965 年間，美國對印尼，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外交文件，我們也可以從電網中看到。

六十年代，由於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冷戰逐角，美國---當時要對付蘇聯支持的北越---的利益是盡力不讓印尼落在左翼集團手里。中情局使用各種手段和金錢想方設法消滅印共。這些文件披露了美國人通過阿丹馬力提供五千萬盾(?)給<粉碎印共行動組織>(Kap-Gestapu)。這個組織是伊聯的 Subchan 和天主教的 Harry Tjan Silalahi 領導的。

據 David T Johnson 1976 年說，美國人面對 1965 年炙熱緊張的局勢，有六個選擇：一、

放任不管；二、要蘇加諾改變立場；三、推翻蘇加諾；四、推動陸軍奪取政權；五、破壞印共力量；六、設計消滅印共并推翻蘇加諾；第六個選擇對美國人是最有利和最適當的。

英國和澳州政府的特工組織也參與消滅印共的活動，但更多是在九卅事件以後。英國人是以製造反共輿論宣傳活動的。在 Roland Challis(英國廣播公司駐星州通訊員，九卅事件前夕頻繁到椰加達)的書中透露，1962年美國總統肯尼迪和英國首相哈羅德·麥米蘭已經有默契：必須消滅蘇加諾。(英國)駐星州基地的海軍，隨時會協助對付印尼出現倒向共產黨的威脅。

據 Mike Head 1999年說，澳大利亞的活動也與美國政府的活動同樣積極，儘管範圍不大。從椰加達的澳大利亞大使館來往的電報可以看到，澳州政府的立場是蘇哈多必須採取更強硬的手段，消滅一切對印共的支持。

### 地方性因素和第波尼哥羅軍區

Coen Hetzappen 在 1979 年的〈現代亞州〉刊物第五期的文章，是符合 David Johnson 上面提出的第六個選擇；九卅運動是由三個部隊行動的：即 Pasopati 部隊進行綁架拘留將領，把俘虜交給在鱷魚洞的 Pringgadan(即 Gatokaca)部隊；Bimasakti 部隊的任務控制廣播電台，電訊局和部分區域。

Coen Hotzappel 說，根據溫東中校和約諾(印共中央政治局委員、大椰加達區委書記)在法庭的供詞，他懷疑在本來的策划是讓 Pringgadan 部隊在政變過程中失敗；Pringgadan 部隊在鱷魚洞槍殺還活著的陸軍將領；將領的犧牲，使蘇加諾總統不要支持這個運動，並命令蘇巴佐准將停止軍事行動。Coen 指控夏姆和蘇約諾空軍上尉是控制 Pringgadan 部隊的重要人物。這個不成熟的策划，使九卅運動很快被殲滅，而被控是政變主謀的印共也被消滅，不要譴責印共的蘇加諾總統被推翻。

蘇班特里奧(前第一付總理)的分析也很吸引人。他認為，蘇哈多利用第波尼哥羅軍區的兩批舊下屬，參與這個事件。第一批是溫東中校和拉蒂上校，他們把將領委員會將領捉起來，交給蘇加諾總統(這是蘇哈多知道的)；第二批是約伽蘇伽瑪和阿里穆多波，這兩位曾經搞特工行動，成功地使蘇哈多成為第波尼哥羅軍區司令。1965年1月，蘇哈多把在印尼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任軍事參贊的約伽蘇伽瑪調來，任陸軍戰略司令部的諜報助理。

後來發生的十月一日凌晨事件是眾所週知的。有趣的是，第一個三位一體(蘇哈多—溫東—拉蒂)是設計使用後，接著由第二個三位一體(蘇哈多—約伽—阿里)來取代。溫東中校死前，在芝馬墟牢獄向蘇班特里奧說，他不相信自己會被處決，因為他相信蘇哈多這個上司是九卅運動的盟友；而拉蒂在他的法庭辯護詞說，他的這位舊上司出賣了他。

蘇班特里奧的結論是：1965年10月1日到1966年3月11日的一系列事件，是分四個階段的卍卍政變：第一階段是除掉像雅尼這類在陸軍的競爭者；第二階段解散印共這個陸軍主要對手；第三階段削弱支持蘇加諾的力量，拘留蘇班特里奧等十五名部長；第四階段從蘇加諾手中奪取政權。

## 理論分析

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卍卍事件的歷史版本？法國歷史學家 Paul Veyne 曾經作理論分析。他說，就像一本小說，一個世紀的歷史能夠縮寫在一頁紙張，也可以寫在一千頁紙張。歷史是主觀的，它是我們信仰的價值觀和我們疑問的解答的投影。如果裁縫師能夠測量衣服，歷史學家卻不能測量歷史事件；衡量歷史事件沒有絕對的尺度；歷史學家可以認為一個歷史事件比另一個歷史事件更重度；取決於他依據什麼標準。

歷史事件不像沙灘的沙子，它不是獨立存在的或孤立的；它不是生物，而是路途或路程的交叉點。它也不是物質，歷史事件是我們從交錯的實體(人或物)現實的片斷。如果我們觀察一個正立方體，單單從一面是不能看到它的全面，但是，當旋轉這個正立方體后，我們會看到它的方方面面。事件不是總體的，它只像線網的一個結。

Paul Veyne 說，歷史是事件的敘述，而不是事件本身；歷史學家不能直接地和完整地捕捉事件；它始終是不完整和只是表面的(或一個側面)；它從事件的足跡里去尋找；它需要文件和參與者的見證。儘管我們親眼看到一個事件，但不能看到整個事件的總體。所以，歷史事件會出現許多不同版本。

從不同的版本能夠得出什麼呢？就像 Marc Ferro 所說的：歷史學家的任務就像醫生那樣進行診斷，各種版本是診斷的對象，醫生綜合各種版本，提出自己的看法，作出判斷。

舉例卍卍運動：我們知道這個運動自稱是九月三十日運動，因此稱它是 G30S(卍卍運動)是比較客觀的，而不是 Gestapu(蓋世太保)，也不是 Gestok(十月一日運動)。我們從事件看到幾個事實：

首先被綁架的是陸軍軍官，綁架者是 Cakrabirawa 總統待衛團；印共領導艾地和特別局的夏姆相信參與這個運動；夏姆是一個神秘人物；究竟是陸軍和印共特別局的雙面特工？還是陸軍，印共特別局和美國中情局的三面特工？一些外國諜報局如美國中情局也扮演一定的角色。在地方領域，中爪的第波尼哥羅軍區是最多參與卍卍運動的軍區，這個運動的參與者和粉碎運動者最多來自這個軍區。從搜集到的事實，就可以敘述有關卍卍運動。

但是，這還是不夠的。一個歷史事件還有它的因果關係。1965年9月30日前的國內局勢是爆發這個運動的背景。當時，印尼處在嚴重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中，國際上出現的冷戰局面，美國的利益是不讓印尼落到共產黨手里。

1965年的悲劇並不在10月1日結束，它延續到新秩序時代，1965/1966年的血腥屠殺，1969-1979年間的布魯島政治犯監禁。

揭開歷史事件的整個進程，就是還歷史本來面目。

(一坤譯自<羅盤報>2002/9/30)